劉氏鴻書

第五十一卷

人品部 六

德量

此兒作宰相　事公最久　密置啞藥
東坡子由　上天也無妨　器局不凡
如是十年　豈助畔臣　預享太平
平生一遇　夏公不可及　百忍贊

才譽

倚馬　燒燭擊鉢　足了十人
無車若藥　劉穆之　李商
徐之才　超超玄著　霄漢松喬
得子建集　李英公　又在杜家
二子蜀人　銷得半臂　明復先生

修唐書　番簾燃燭　胡存齋
得二文士　安石姓王　一生快事
大近乃報　梅鼎臣女　眞德秀
劉秉忠　賦清菴　賢於夢炎
楊瑄

方正

綺烏封人　揖客　登龍
名登虛　陽城太守　後來良轍
出妒女祠　向火乞兒　柳應規
嘉其剛直　爲郭公地　二宗優禮

卷五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六

德量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定靜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盻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定靜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謂其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見明投玉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

走之朝鮮武王聞之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 尚書大傳

與劉滅項之功謀則首推留侯戰則首推淮陰然其蘊藉處乃在圯下跨下忍之時用大哉陳餘不欲受笞而待躡於張耳便不能忍故終無成功 譚輅

漢吳祐為膠東相有毋丘長者殺人臨刑祐問有子否長曰有妻無子乃緩其桎梏令妻入獄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君後生子以吳為名 漢書

漢丙吉字少卿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丞相車裀中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

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苐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裀耳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山堂肆考

謝公時兵厮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　世說新語

劉伶嘗醉與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伶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晉書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刧竟斂子納奩畢徐言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何氏語林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失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王泉子

唐婁師德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師德舉之見為同列仁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不憾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謂不知人仁傑大慚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久矣

裴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入城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唐書

婁師德寬厚淸愼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

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時人所疾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綱目

唐李日知自爲畿郡不曾行杖罰及爲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剥衣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撩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

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責之朝野僉載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曏時則爲讐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五代史

宋眞宗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臣僚與之遊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得之以歸翼日獨對曰臣看

卜者家藏文字皆卜筭草木無言及朝廷事臣托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擠公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去之矣此見王公有三善焉存心之厚也匡君之忠也處事之權也林居漫稿

韓魏公曰某平生仗孤忠每遇大事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非人人能也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宰相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

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氣和平如道常事 魏王別錄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爲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以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爲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劉氏宗屬爲唐雪冤繼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明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卽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卽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自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北夢瑣言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

人携七首至臥內遂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我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兄純祐亦在延安詗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瑀所及陸史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挾刃而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公公

曰几上器具可值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刄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朝野遺記

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龜山語錄

韓汝玉令錢塘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喏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喏翌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以涖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汝玉既滿任復攜此妓遊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置酒餞之召妓佐酒侯汝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塘數十里矣後汝玉歷膴仕有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不可及也 西湖志

呂文靖四子公弼公著公爽公孺皆頴異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

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欲令至門故跌而碎者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何氏語林

張齊賢謚文定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爲宰相門下厮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

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唐書

古成之字亞奭河源人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頃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喑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宋興廣州舉進士自成之始廣輿記

蘇東坡汎愛天下士無賢與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東坡

撐支東坡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亦一病

輟耕錄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即呼味道前訊問其卷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奬士類唯内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

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囬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長公外紀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何如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

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合璧事類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輙已窺之而侶不悟異日呂請碁處士他適内外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侄列前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懾終不言又

恐汝輩滅裂於聞言畢惘然長逝芝田錄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害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經濟類編

高皇曰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家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謚元主曰順帝封其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竟送北歸嗚呼此天地之心哉皇明續紀

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館晨發命館人烘韈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韈甚亟左右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德

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遜也在部時吏捧精徼文書押之因風風爲墨所污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污精徼之書懷中出之上命易之旣罷胡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孤樹裒談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湖汚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遜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

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隷盜公銀酒器數事爲邏者所獲械見公公命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爲此乎仍與所盜一杯遣之隷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呂尚書爲予乞官上以問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乎江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於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嘖曰夏公眞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公薨贈太師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百忍贊曰忍之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懲忿窒慾忍之方也天爲剛德行不干時天且忍何況人乎川澤納汙山藪藏垢地猶忍而況人乎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物皆忍而況人乎不爲巳甚犯而不校聖人之忍也執嶋持下柔弱受垢老氏之忍也無爭三昧面壁九年釋氏之忍也天子不可不忍武王之銘曰少間弗忍

終身之羞諸侯不可不忍詩刺鄭莊公小不忍致大亂卿大夫不可不忍傳謂魯以相忍爲國士庶人不可不忍白圭之治生以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仁者其言也訒訒忍也言可不忍乎動心忍性益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羑里陳蔡忍不可忍之患簞瓢縕袍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節也忍餓於嗟來忍渴於盜泉其篤學也忍寒於映雪忍痛於悴掌險阻艱難晉侯忍以定霸臥薪嘗膽越子忍以復讎于房忍取廢淮陰忍跨下而爲人傑丙吉忍汙茵師德忍唾面而爲長者裴度則忍事陸遜則忍辱趙襄子范睢則忍詬對敵能忍者勝一懟不

忍者終身慙不善加已直爲受之張霸之忍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朱仁軌之忍也忍於怨若藺相如寇恂忍於誣若直不疑卓茂劉寛不耐煩者嵇康所以逢咎耐辱者司空圖所以避禍司馬子長以隱忍成書謝安石以忍須臾成名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不報無道强而忍也忍謗以無辨忍侮以自省忍笑於口忍愧於顏艱苦忍而受交友忍而久如金忍於百鍊如松栢忍於風霜古之人忍恥於三北忍愠於三已忍於佩韋忍於吸醯彼鄉愿之合汙非忍也長樂老之痴頑非愚也挾輈不能忍事拂衣不能忍怒倒執手板不能忍懼吁艱哉忍

者仁之端也忍然後有不忍之心其流於殘忍者爲佳兵爲峭法爲終訟爲鬬很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可不戒與不忍小忿富辰諫周輕不忍久司馬譏吳故曰萬事之中忍字爲上知此者其張公藝乎以公藝平家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也百忍圖贊

才譽

按立試萬言倚馬可待人知李白而不知前有袁虎後有劉原父也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

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絶則成詩皆可觀初潭集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太平御覽

車胤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集而胤不在皆曰坐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輙開筵待之

東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禀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守自寫書尋覽校

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嘗曰劉裕口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經濟類編

劉勰後爲沙門名慧地評自古文章別其體製凡五十篇各繫之以贊爲卷十見氏題其後曰勰悤若書垂世自謂嘗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亦不少矣晉書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游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

王曰裴僕射善譚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世說新語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若松喬之在霄漢商芸說

韓仲卿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囬曰我曹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龍神錄

唐李英公勣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爲無賴賊逢人卽殺十四五時爲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爲好賊上陣殺人二十領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也 唐書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文覽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如奏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人也 丹鉛總錄

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歷清顯聲稱

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滎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以嘆至三四不覺曰眞銷得錦半臂也

北夢瑣言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為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侍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柰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為一小官

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因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盡婦道士大夫莫不賢之 澠水燕談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帟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亦自不惡乃閣

筆掩卷起索酒食之幾達晨明嘗對賓客自言其事每讌集必舉以爲笑 宋書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晩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寵後庭曳羅綺者甚多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東軒筆記

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

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鬧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何林語林

東坡既就逮御史府一日慈聖曹太皇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輙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蘇軾轍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不亦可乎因泣問二人安在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宋史

宋王荆公介甫退處金陵一日幅巾杖屨獨遊山寺遇

數人盛談文史詞辨紛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顧有一客徐問公曰亦知書否公唯唯而已復問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衆人惶恐遽慚俯而去青瑣高議

蘇長公謂一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文自謂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夫文至此寧不足樂哉談輅

朱買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槌劍護轎里許即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

安府以為具賞犒數勇士陞轎離地五六尺前樹皂纛立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火即止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與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 聞水文衡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

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歸日錄

寧宗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絕之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

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飭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强敵更生則施之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不能爲我患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戸内延敵也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時蒙古諸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欝欝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爲僧往來雲中會忽必烈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召爲掌書記史紀本末

翟欽甫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

欽甫故拙起一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裡琴三弄白玉樓頭漾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使始知爲欽甫愧謝延之上坐 楮記堂

元世祖嘗問留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固賢於夢炎也

天順初楊公瑄爲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估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兇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譖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兇罪狀甚明天意先入譖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

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毀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兇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後謫戍廣西南丹居五歲二兇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尞寀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内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舡入貢耳于是皆服公之智量

方正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以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經濟類編

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抗禮或說黯曰自天子令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 漢書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張朔爲野王令

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

頭沍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儁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漢書

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成伏唯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爲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乗步牽車乗城降闕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摳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玄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賢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禀氣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爲文學 文士傳

城陽太守梁郴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

謐曰椰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椰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經濟類編

沈林子為建武將軍統軍前鋒伐姚泓敗其偽將姚紹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勇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來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南梁

高宗將幸汾陽宮以狄仁傑為知制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

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遂令罷之高宗聞之嘆曰眞大丈夫也舊唐

唐張九齡見朝之文武僚屬趨附楊國忠爭求富貴惟九齡未嘗及門楊甚銜之九齡常與識者議曰今時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陳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後果因祿山之亂附炎者皆罹累滅族不可勝數九齡之先見信夫神智博達也說寶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

人之孝凡事不畀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公天性嚴重居外下輦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没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藉公起聲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 唐語林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徑不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必償昱不可得憲宗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京兆尹郟公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

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使當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唐史

唐主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隷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涉世雄談

太宗御崇政殿召學士竇儼不進中人促亦不應上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祥符中真宗召王旦對亦方燕服對囬至院忽中使傳宣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旦欲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爲愧勿俾謝二宗優禮近侍至矣

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嘗侍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援遂再娶孔縣令女爲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頊背即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薨孔夫人每召

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㛐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爲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屏鄣間覘見太祖衩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作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又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爲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兆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

兄儀在翰林爲學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辨之一一無差謬常指明德門謂揚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似開元天寶

王文正筆錄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閽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閽寺不聞于典謨三王閽寺不聞于誓誥豎刁聞于齊而齊亂伊戾聞于宋而宋危嗟乎閽寺聞名猶謂不祥況巨璫擅命口含天憲手握王爵而么麽小豎亦四出橫行吸髓

吮血其爲國之妖孽不祥也孰大焉林居漫稿

宋黃洽爲中丞直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悞孝宗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宋史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必擎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有問者公曰無他吾自少來晝日所爲夜必衷歛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蒼蒼渺冥吾一夫區區安能必達姑亦自防

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有門客周竦若稔知之 石林燕語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勑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汙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勑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

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事舍於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大唐新語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舉進士王安石亟稱其文命學者視以爲式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絕不相聞紹聖初召對首發蔡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主上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尋竄黨籍流落二十餘年略不動念也 邛志

劉器之爲司馬所重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閒居足下時問訊不絕其位政府足下獨無一劄此其所以獨薦也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宋太學上舍剛介有志操會元兵南下所南嘗扣闕上書元人爭耳目之遂變今名思肖示不忘趙氏也曰南示不復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坐必向南歲時伏臘輙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語音異者即引去人知其狷絜亦弗爲怪工寫蘭邑宰求之不得因脅以他事所南怒曰頭可斫蘭不可得嘗寫一副自題其上云純是

君子絶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又過齊子芳墊題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又題寒菊云禦寒不籍冰爲骨去國還同金鑄心其忠義發於詞章者多類此 高賢傳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類林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

元主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史紀本末

睦昭符金陵人遂金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聽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遂息乃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天中記

元成宗時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酧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酧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

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矣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元史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茄曲有負扆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之謟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爲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

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元史

薛文清公瑄有理學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吾鄉人有可以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徧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卽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皆王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公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

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敬之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問巳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之文承振風旨劾瑄得賄故疵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得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廻避文怒奏瑄因不服問理詔擲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哭於廚下振問何爲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舉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

衛獄終不出　楮記室

宣德六年七月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幸楊士奇報者言范太監來奇倉惶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奇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臣曰此居且弊當爲爾葺理臣叩頭懇辭曰陛下宮殿未竟臣必不敢當且車駕今夕甫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臣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

出臣迨今中心惴悚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臣曰今天下平靜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偏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俟車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其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卽自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蓋大臣中先有進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

而生口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臣之說二

朝野論録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司郎中黃公鞏以母喪服除或厄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同心補武選郎中巳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謀逆上下以為憂鞏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无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言彬首開邊事以兵為戲兇狠敖誕无人臣禮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正疏奏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詔下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到此須知

我道自當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隣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夫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

寧國屠公羲英督學浙中丕振士風大有陶鑄爲南太常時張江陵當國大禁講學公曰官可一日便棄學不可一日不講第謝遣從游毋爲聲媒耳與三五同志會講不輟無何江陵奔内憂朝議奪情起之南北部寺卿僚聯名保留公曰今日朝庭可無江陵今日江陵不可無毋今日朝庭無江陵天下之綱常在今日江陵無

毋天下之綱常亡忽然擲筆而出後舉風力大臣越格兼國子監祭酒時以為榮新知錄

劉氏鴻書五十一終

第五十二卷

人品部 七

智術

五十二卷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五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七

智術

吳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休雜增蒿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

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左傳

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事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無言吾幾失子矣左傳

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按洧水大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代醉編

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

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符子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 左傳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

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倍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

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
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
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
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苦若往見優孟言我
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
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
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
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
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
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

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奸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戸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 國語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
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
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
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
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
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
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
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
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
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

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諫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

里遂霸西戎　左傳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覇猶少乎　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爲請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强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

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管子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執蹠㾥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

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者莒也君莒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 呂氏春秋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以進於吳得陰峰之瑤古皇之驥湘沅之鱓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 即西施 鄭旦 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

於珠幌之内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秋蕖吴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竹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吴城蛇門内有朽株尚爲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無筭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爲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宫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拾遺記

晉陽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

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譚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譚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

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享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

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也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季周傳

陳軫言楚人有兩妻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曰汝取長者

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罵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罵人後漢馮衍傳記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汝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戰國策

初信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匿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乃閒步從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

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
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
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
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
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
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
歸公子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
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誡門下有敢爲
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
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

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將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史記

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

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於是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太平御覽

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寧謂肅曰羽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水經注

袁紹曾遣人以劒擲魏武少下不着魏武曰後來必高因貼臥牀上劒至果高不得中世說新語

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不欲自

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將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軍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長史國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

氏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鋹等叛離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涉世雄潭

鍾會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為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能盡無煩老夫矣 學圃藼蘇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晉書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淒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遂棄圍去 世史个編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遊

闕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林䕫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太樂官歛帛二百段以酬之先生遂歸梁宋以琴酒爲娛及隋末兵與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鴈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論鍾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淫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略乃亂臣之雄傑

耳李公曰為吾辯析行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為帝王者籠羅天地儀範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爪吻而不施麟有蹄突而永廢者能付其道而永且集於時者此帝王規模也凡為將帥者恭建太一旗驅無戰之師伐有罪之民乃彤弓既授玉弩斯張誠負爵之有時口李良之猶在所以務其宴犒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時而動遂使風生虎嘯不可抗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

至有衷其才智動以機鈐公於國則爲帥臣私於巳則曰亂盜私於巳者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爲前席之賓樊噲爲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輩千金之貺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無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誡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時尚欲謀於人不能惠於巳天人厭亂曆數有歸時雨降而祆祲除太陽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功赴水持瓶豈是安生之地吾嘗望氣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弒殺取天下吾家以勳德居人表振臂一呼衆必嚮

應提兵時伐何往不下道行可以取四海不行亦足王一方委質於時誠所未忍汝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絶魏生因寓懷賦詩爲鄉吏發覺李公脫身西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洛口連營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言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後復有桃林之叛魏生得道之士不志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甘澤謡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難復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

州刺史人或私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竟佚御史之名唐紀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厖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語林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爲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

制皇太子爲元帥親征之吏人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項徽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項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項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喜說諸武患之乃發項弟兄贓狀貶爲安固尉項辭日得召見涕流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項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和之爲泥競乎則天曰無項曰分泥爲佛爲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項曰臣亦爲有竊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

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項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項項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惟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項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閒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項之謀乃召項問項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項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曩時主命中圯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

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大
唐新語

張嘉貞武后朝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貞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遂得減死 綱鑑

郭崇韜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規之崇韜曰余備將相祿賜巨萬豈復貪得但僞梁遺賂成風今兩方諸藩多梁舊將皆吾射鉤斬袪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及禋祀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賚 嘉謀錄

高鍇第一牓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廻顧厲聲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鍇知擧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堦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諧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請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從之 摭言

李筌郎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閫外春秋十卷既成自

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憒然不解忽夢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筌後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爲不可此胡雛必爲國盜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眞矣則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之也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勒致鹿奔之兆桓玄動星光之瑞王夷甫宋

高祖非不欲早害玄勤承稱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
親太白之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主凡為大盜者
必有異筌首知之知之而不可穢也王氏慶友議
石敬塘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事以父禮
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
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自足致
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
敬塘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綱目一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

一計更令審探果東舄爲卒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軍遁巳二日五代史

宋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違不欲殺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即時領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以合子貯來六宮聞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綱鑑

宋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詔言妄誕交搆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勑一道歐陽修已押趙槩難之修曰

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棨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綱鑑

宋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

顧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綱目

趙清獻公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山堂肆考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

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牀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牀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牀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旣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麤懷忠耿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竟爲韓公作傳 清尊錄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屢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遠識 東軒筆錄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將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

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史紀本末

蒙古主鐵木眞死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太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

世雖不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史紀本末

宋劉舜卿知代州遼遣諜夜盗西關鎖去舜卿亦不問密易舊鑰而大之數日虜牒送盗者幷鎖還舜卿曰吾未亡鎖也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盗還之虜大慚沮因誅諜者 山堂肆考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命軍中得兀术諜者飛楊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

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淸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背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 宋史

秦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熺衣黃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熺不諭檜瞪目曰可換白者熺言此葛貴賤通服檜曰我與汝卻不可服也蓋以其黃色逼上用耳

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

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何氏語林

韓侂胄爲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既别音問不通後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喜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纍卵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

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救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䘏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興無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遊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

者其庶幾乎佐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宋書

宋种世衡初營青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著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酗酒狎博靡所不為世衡遇之甚厚留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瀕於死矣崧終不服曰崧丈夫也公聽奸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為解縛沐浴復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

使爲間萬一可脇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爲公爲之世衡厚遺遺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僞報西羌臨行世衡觧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爲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中謀主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送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欵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避逅得亡歸盡得虜情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爲王後官至諸司使呵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潛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爲舊君有服願往奠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爲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元史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

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甚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慮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畜德錄

宋庚寅帝次溫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為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奈何敵未退數里聞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強愎不畏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

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瓆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若虜騎渡江光世忠瓆并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瓆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没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

誅也惟王瓚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瓚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瓚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 宋史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急卒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民令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僇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而怠及貧者爲收孥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鬭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戰皆祖其意行其十五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爲之也使其既帝而

毋焚書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山東之亂羣雄四起兵無留行而章邯以秦卒蹴而靡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留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而仆仆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慓銳敢鬬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坑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於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傅縄諸貴

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強其排折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為之迂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鞅也蓉霞草